



带回故宫迎新年 读《故宫日历·2024年》

胡胜盼/文

新年来临前，我们常期许能买回一本心仪的新年日历。2023年已挥手告别，2024年正踏歌而来。此时，被中国网友昵称为“红砖头”的《故宫日历·2024年》也随之走进人们的视野。

2024年是甲辰龙年，《故宫日历·2024年》封面图案选用清代黄地九龙牡丹纹漳绒毯局部，腾飞于海水江崖之上的祥龙，充满活力。龙，是中华文化中的神圣象征，也是华夏民族的至高荣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龙的形象在千百年间植根于国人内心深处。这本日历是了解故宫馆藏相关龙文物的手册。366天显示366件故宫

馆藏文物。600余张图片，用大量局部细节和文物对比的方式，力求多角度、全面呈现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其中，93件是龙文物，金龙藻井、屋檐走兽、龙椅、建筑彩画等紫禁城里的龙元素悉数亮相。

故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故宫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故宫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深远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精深的知识、高雅的艺术，但故宫文化这种深度和厚度，往往又让大多数人觉得遥不可及。《故宫日历》经过精准定位、精心打造之后，已不仅是一种查询日期的工具，还是一个满足大众文化需求又兼具实用性的文化品牌。作为有着礼品属性的工具书，《故宫日历》在装帧上凸显精美，整本书以现代精美装帧技术的“新瓶装”传统文化的“旧

酒”，从视觉上贴合了读者的审美愉悦。

日历书以日历的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普及与传播，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个性化美好新生活的需求，其成功背后的文化根源则在于它在多方面回应了中国当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潮流和国人文化心理。传统的日历一般只具有纪年、社会教化、装饰性和商业宣传等功能中的一种或者两种，而《故宫日历》将这些传统功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完美地集于一身。可见，《故宫日历》成为“网红”，其胜出的理由来自于浓缩了古代历法精髓的传统日历与古典文化元素的完美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彩绽放。

作为一本拥有百万读者的畅销出版物，《故宫日历》的火爆自然也离不开几位故宫专家的奉献和探索，它是故宫人在研究、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付出辛勤劳动后所取得的成果。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种类多样是《故宫日历·2024年》的一大特点。通过深度挖掘藏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从历史、情感、文化和美学的角度满足读者对传统文化的需求，提升读者的文化自信，《故宫日历·2024年》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

关于《故宫日历》的来龙去脉，在20世纪30

年代的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比如，新文化运动健将、著名学者钱玄同，就曾在1930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午后至直隶书局购故宫月份牌，每日印一件故宫的宝物，共365件，很有意思，价一元七角。”这就说明，至迟在1930年末，一日一图、印制精美的《故宫日历》（由直隶书局自营）已经出现。当然，钱玄同于1930年末所购者，应为1931年《故宫日历》，是为新年购置的自用品。2009年，以1937年版《故宫日历》为蓝本的“复刻版”，新版《故宫日历》翩然面市。“复活”之后的《故宫日历》，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备受社会各界瞩目与喜爱。显然，这一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与沧桑岁月见证的日历产品品牌，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记忆与情怀寄托。

《故宫日历·2024年》的设计理念既符合读图时代的视觉化转向，又为读者随时记录生活点滴、留下生活印迹提供了诸多便利。翻阅它，就像在品味一桌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大餐，能充分感受到中华文明在自己的指尖流淌。品读这本日历，读者在斑斓文物中穿梭，也能很自然地把关于故宫历史的碎片连接起来，可以补缀出关于故宫史实的知识体系。当然，龙年翻“龙历”，读者也把新年里的喜庆吉祥、把一座散发着馨香的“文墨故宫”带回家。

繁花的飘落 读《繁花》

樊树林/文

《繁花》是我2024年静下心来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会读这一部小说，原因非常清楚，就是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的火爆出圈。2015年8月，金宇澄创作的《繁花》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不久，我就入手了这部评价极高的文学作品。然而，当真正阅读文本时，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大，乃至，龇牙咧嘴、硬着头皮读了50多页后，只能将其像“神”一样置于高阁之上。

这样的体验，记得和当初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别无二致。随着电视剧《繁花》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我再次走进了《繁花》小说构筑的世界。十余天的时间，难说读透了这部小说，但好在算是读懂了这部“鸿篇巨制”吧。

小说《繁花》和电视剧《繁花》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爆款剧《繁花》是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创作。

金宇澄的写作缓慢、谦恭，如同一次漫长的等待。新旧交错，雅俗同体，以后撤和迂回的方式前进，以沪语的软与韧，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经由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碎，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创造了新的典范，这是《繁花》当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

《繁花》以上海这座城市为背景，通过60年代和90年代两条时间线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下上海人的生存状态。文本共三十一章，前面有引子，后面有尾声，每章三或四个小段落。金宇澄开篇写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然而在对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的铺陈和叙事中，仿佛人们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仿佛每一个人物的底色都是悲凉的。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阿宝、空军干部子弟的沪生、底层工人后代的小毛、阿宝青梅竹马的玩伴蓓蒂、文艺青年妹华是亲密的小团体，然而在躁动不安的时代浪潮下，五人先后遭到种种磨难。在上山下乡中被分配到吉林省务农的妹华，刚到那里一年多，就与当地男人结了婚，并接连生下三个孩子。丈夫待她不好，生活也极为贫苦，不堪重负的她最终精神崩溃，变得痴痴傻傻；小毛则是因和已婚女邻居银凤不伦恋东窗事发而早早和春香结婚，远离了五人圈子。即便到了90年代，他们的生活都不尽人意，在现实的裹挟下落寞惆怅，郁郁寡欢。

从这些人的境遇勾勒中，描述出了两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刻画了一个个平凡的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大上海的风物也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跃然纸上。

《繁花》小说中描摹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一点和贾平凹先生的《暂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些女性形象也都在物欲和情欲的影响之下，最后都没有一个“功德圆满”的结局。至真园饭店老板李李经历非常悲惨，年轻时被卖到了澳门，私处被刻了字，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她深爱着阿宝，但是因为自己的感情、身份、事业等各种原因始终走不到他的心里，因为太多的无奈，最终看破红尘，剪掉了头发成为一名尼姑；汪小姐内心非常贪婪，为此她不惜凭借怀孕来威胁徐总，但最终她不仅什么也没得到，而且面对畸形双头的胎儿，她不得不一个人来到医院去等待命运的安排。还有雪芝、梅瑞、潘静、小琴等，都是悲剧性的人物。

小说《繁花》描写时代气象的句子非常少，大多是琐碎的生活境遇描写，过多的情节由人物对话来推动。但由于作者金宇澄过硬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及非常精当精湛的描写技巧，时时处处让人耳目一新，引起人哲学性的思考。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像叶芝诗里所讲，我已经“支离破碎，六神无主”，也是身口自足。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爱情态，已经不值得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这是妹华写给沪生信里的句子。而类似“上流人必是虚假，下流人必是虚空”“喝个巴黎咖啡，看个甲板日落，数个草原星星，就是情调”的句子更是俯拾皆是。

那室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末生即死的言语/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这是金宇澄在小说《繁花》跋最后引用穆旦的诗歌，也是印在封底的诗，我每次拿起《繁花》，看到这首诗时，总会想起美丽的幻灭、优雅惆怅、深情的落寞、这些词汇。

繁花飘落是荒芜和悲凉，也许是读小说《繁花》最为深刻的体会吧。

旧时光里的记忆与乡愁 读《老家什》

李钊/文

遮雨的蓑衣、支锅的撑架、装水的瓜勺。曾在乡村里触手可及的老家什，蹉过岁月的河流，带着淡淡的惆怅，在我们的视线里逐渐远离，凝固在岁月的老家什里的，唯余被生活烟尘覆盖甚至掩埋的爱和温暖，以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老家什》是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获得者黄孝纪献给故乡八公分村的又一部记忆之书。他在乡村成长，后在城市安居，每当老家什撩拨旧日时光里的乡愁，他会带着“家”的记忆，去换了模样的故乡走一遭，回忆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当记忆泛起时间的涟漪，他将盘旋于心头的旧时记忆诉诸于笔端，凝结成被爱和温暖填满的文字，随着情感的跌落、延展、升腾和激荡，记忆和乡愁被凝固在旧时光的册页里，留予后人去翻阅和追忆。

一件老家什就是一段历史，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他们用默默无言的方式，忠实记录曾经艰辛不易的农耕岁月，留存一段渐行渐远的民俗风情，细细擦亮我们逐渐模糊的记忆。《锄头》记录的是我们祖祖辈辈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耕耘幸福生活的日常，锄头作为农人安身立命的工具，高温和收获季的重叠，作者与家人顶着烈日和酷暑，挥舞着锄头锄田挖地，任双手磨出“红红的大水泡”，汗水和泥水包裹全身，依旧劳作不止。《铁锅》里蕴有屋檐下蒸腾的人间烟火味，有朴实生活里养成的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一口铁锅承包着家人的一日三餐，炒、熬、蒸、煮中尽是生活的长短滋味，哪怕烂了洞眼或有了缝隙，农人也舍不得丢弃，只待补锅的行商吆喝声起，拎着铁锅去将五味杂陈的生活补充完整。煤油灯为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透过《煤油灯》中深深浅浅的文字，隐隐可以看到，昏黄的灯火摇曳升起，被照亮的一方家园里升腾着温热的气息，一个山村男童对未来朦胧的向往和期许在“跳动的红焰”里被点燃，在这盏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灯火照亮下，能触摸到农耕时代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演变脉络。

朴实的生活场景，朴素的思想感情，质朴的人生理念，构成黄孝纪散文写作的主要内容，文章里那一份语言与情感共生、文心与人心交融的朴素，常以最简单却最有力的方式，唤醒我们心中蛰伏已久的旧时记忆，引起灵魂深处的共鸣。老家什里有忘不掉的童年快乐，《瓜勺》里一段“我们常把瓜勺戴在头上，扮和尚，扮老寿星。笑闹追逐中，被玩伴按着敲：‘咄咄咄，咄咄咄，敲你妈妈的老瓜勺’”的文字，使我心生温暖、嘴角上扬。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我们的玩具大多是自制的，老家什也能成为手中的玩具，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充满了快乐幸福的童年。在黄孝纪的文字里，时常见到母亲的身影，字里行间充满思念和哀伤，他在《神灯》一文回忆母亲逝去的最后时光，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始终牵挂着儿女，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说这些药要5元钱一粒，贵，是我孝纪买来的，令人泪目。母亲的生命之火已熄灭，他在心中为母亲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神灯”。如黄孝纪在《朝门》中所言，朝门是一个奇怪又庄严的地方，“寻常日子里是村里人闲谈玩耍的所在，而在婚丧嫁娶等特殊日子里，朝门会立马显出庄严的一面，哪怕朝门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却一直矗立在村民和游子的心中，传承一份共有的情怀和信仰。

《老家什》里记录的那些远逝的农耕岁月的生活片段，会让我们追忆往昔，会让我们怅然若失，也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当记忆和乡愁在日月光辉中发酵，终会酿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沧桑记忆。

步履多坚实，笔下多生动 读《往来山海》

朱宜尧/文

你听说过以沙代水、用沙洗手吗？你见过大海风平浪静时有多心醉吗？你知道舰艇是如何在海上漂泊的吗？这些都是军旅作家丁小炜在《往来山海》中的描述，他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作家，步履有多坚实，笔下就有多生动。

《往来山海》是一部军味十足的散文集，但又不仅限于写军人、军营生活，还有一些与编辑往来，城市往来，可以说作家脚踏一方热土，怀揣一座军营、一座城市、一个村庄、一大群普通人。

散文集分四章。一是往见，二是来思，三是山行，四是海上。四章的第一个字凑成了散文集之名，可见作家用心之细腻，构思之巧妙。

从文字来说，作者坦言：我的文字只是一枚青涩的果子，直白而笨拙，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将笔触深入日常生活的细部，去体察捕捉不同生命特有的生存镜像，力求介入事象的深层肌理，用本真的语言把生活呈现出来，这也是我多年来持有的写作理念。

对于非虚构散文来说，语言的直白更能体现文本的真实度、可信度、亲和力。白，是平铺直叙，是语言的素朴，不掺杂个人情感色彩，也没有散文写作技巧，看似质朴无文，恰恰是写人、记事最好最直接的语言，也是最具个性化的语言。

全文文字所呈现的是一幅淡远之墨，有语言之淡之平之白，更有人物之淡之平之白。他书写的对象并非都是大人物，更多的是普通人、普通军人。作为军旅作家，书写军人是他的优势，也更能深入体会军人的状况和思想，使得所写人物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往见一章，最是动情。有温文尔雅的剧作家，有机智幽默的老艺人，有爱疆如家的军人花木兰，更有英俊干练、一身绝活的军旅文艺之星。最难忘、最感动的是“不让他寂寞地老去”，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机器与肉体合二为一”的生命。如果说没有机器的工作，就没有他本人的存活。他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不满40岁就得了帕金森病，不得不安装脑起搏器，胸部安装两块电池。每隔三四年必须打开胸部更换电池，一旦没有电量，生命瞬间死去。同时，他必须每天按时服用抑制性药物，为了不让手抖动，每次审阅稿件时把手垫在屁股底下，两只手轮换着，久而久之，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茧子。加之长期的药物作用，眼皮不能正常睁开，他就将眼皮掀翻，眼皮成了两只“红桃子”。然而，他编辑的图书差错率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如果你还在抱怨生命之不如意、不公平，那么就请你看看文章中的人物有多奋进。他们都是平凡之人，卑微渺小，然而都有奋发向上的正能量，他们锲而不舍，追求执着，倾尽所有，与命运抗争，书写了生命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我的兄弟我的舰》同样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汹涌，充斥着另一种思念的军味。一部电话就是一段真情守护，一段简短对话就是一段难以割舍的真情。千岛湖舰被称为“流动的城市”，舰上的军人，为了维护和平，保卫祖国，远离了国家与亲人，最是思念难解。那种积郁成疾的思念像咸咸的海水一样汹涌、咆哮，绝对是一种生命里难以消解的苦。

作者的散文重于内容。他写人、写事、写美食，叙述中秉承了一贯的语言白、风格白，可以说“白”是一种形式，又并非流于形式，是白而不水，白而平实，白而简朴。这样的语言加快了读者对事件的捕捉，从而忽略了语言，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我们记住的是他笔下的人物的形象与特点，是生动而有趣的事件，感慨与向往之情随之而生。

路虽远，行则可至。作者用脚踏实地的精神，谱写了一大群普通人的赞歌。